桑榆漫志

讀書偶見

西軒客談

廣客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桑榆漫志

陶輔著

本館據今獻彙言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桑榆漫志

雪航論項羽殺宋義為是先儒斷其矯殺為非又論王子嬰殺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宮廟坑降卒為是先儒言其暴橫為非又論羽鴻門不殺沛公有人君之度謂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年無嫌殺之心閻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烏江之死羽之才美亘古無倫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楊雄所論皆謬此雪航之所以立言排論正是非於既往扶世

陳輔 著

教也夫何不思羽為人臣受命其君擅殺主將幸而成功即不回顧獨假函威肆意自負及至沛公滅秦猶且扶兵縱惡不一稟命於君剖分四海任已行封甚至奪君之國遷而弑之嗚呼凡有天下者必以忠孝為本若項羽者既為弑君之賊其罪通貫天地雖有百善無足稱也不然其於養操懿溫豈無私仁假義皆可尚也

雲航謂秦以殺伐專尚功利之國也自孝公石門之戰至於始皇兼并天下使聖賢封域悉為丘墟神明之冑盡皆絶滅天下生民肝腦塗地項羽入關坑焚

之慘屠戮之殘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讐伸億兆臣民之恨論者乃咎羽過謬予又疑而辨曰夫自唐虞夏商之有天下常稱萬國及周武伐紂功臣謀士建國七十兄弟之國五十姬姓之國四十前後相因未聞有所損革降至威烈之世號稱戰國向日萬國上餘七雄其他諸侯盡為大吞小并強暴弱亡周之邦基不及宋衛止古神明之冑聖賢封域當待秦而後亡孰予謂今日秦之暴滅六國即往日七雄暴滅天下諸侯也今日天假項羽之手滅秦以報成周六國之恨即向日天假強秦之手并滅六國以報天

下諸侯之恨秦自穆公之後五世之陰謀六國自幽王而下三百年之積習或曰六國之暴而能存周強秦之暴而敢滅周曰噫若使六國之君不行欺削秉命天子共守周制雖有百秦其暴何施吁滅周者六國也滅六國者亦六國也豈待秦項之後而論其報復耶

嘗見小小常人之家赫然興旺者若非父祖死於非命必其父祖立行污下被人鄙視者論者以為父祖子孫本乎一氣大厄之後必有大伸此雖一定之論然其氣理渺茫無形可証豈敢固執以為必然形諸

言而用諸事乎予有小園嘗植花木或有雜樹生其間予斫去之隨去復生或久不斫則柯條一發其茂倍常回思無形之理則有形矣

嘗見古城頹處其間杵跡反上人皆莫曉其理後因偶在內府庫中得見築地大石鼓面徑二尺許中開七竅皆透大如酒杯意使起落平正不致風鼓傾側所以打平之處復打必有圓跡高起脫似反杵形

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嵕南至樊杜灞四百里東自河西及汧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聯絡宮城前闕以磁石甃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刀者

自止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闕至高七十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悋之為也

元章米公尹雍丘時境內大蝗其鄰縣尤甚以為雍丘之蝗被逐越界集彼境內移文米公使止其打逐米公大笑題紙尾以答之曰蝗虫本是飛空物天遣來為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司還請打回來

世謂秦檜誣殺岳飛為終古不磨之恨自南宋訖今數百餘年雖亦夫可婦無不吁呵切齒至於巨儒佳士多登於文章歌詠往往哀吊不已者何也原其飛之為將誠通天地忠貫金石功垂成而墮志將伸而

屈年方富而遭此宼横時君恬然不知然檜之得宋政也非因才望而至亦非推亨而進實乃宋運當否天假巨眚迷惑時君之心倒是作非蕃白為黑所以罹君子消除廟謨進小人朋合奸黨逐諫臣蔽欺視聽讐忠良戕殺異已重賦斂以耗民財黜功賞以阻戰士易邊帥更閫籓籬撼制府易通奸細布和詔天下灰心通和議養金人之銳屈君志以長敵威求苟安甘忘讎恥事事顛倒以為金謀時君托為周召所以敗日下指目中興之業成他年不可救亡國之基其於飛也非有他怨不過痛反奸慄耳至若受人之

恩臧宋人業之天下食民之祿而殄百萬之生民其可恨者何但一飛亡也夫大丈夫有志功名者當以生得其時死得其所為幸生不遇其時死不得其所為不幸而又豈在功之成廢志之屈伸年之長短哉若岳侯者誠所謂生遇其時死得其所者也諸葛武侯冠絶古今尚有街亭之敗賚恨而殂岳侯當此否運能保其始終全勝乎噫檜之殺飛似是全飛也又何怨乎

先正有言以我觀物物皆物也以物觀我我亦物爾是謂均稟一氣無所彼此然其知覺靈妙之性各具

不通不免脫然各我其我又似各天其天不可均視而一也故禪家有設疑尋我之言須當察乎未生我前豈知有天既生我後因知有我方知有天我死之後天我兩亡是知生不與物通死不與物共各我其我各天其天矣性命相乘天我一也故相同其存亡也所不易者理也然其知覺靈妙天之本然道德仁義天之本有知格忠孝我之所修此天與我無二之驗也物我之不同既明又何染物欲而悖已天也或曰若父子者亦彼我乎曰父子以形氣相授非天而何然天以理氣之名非蒼蒼之形爾或曰言天我兩亡

恐近釋乎曰噫不聞張子所謂知所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易矣

損齋梅氏備忘録論前人所謂地有四遊之非梅曰地之凝結由制於氣之勁急旋遶而不可嬰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非不知地亦不知天也噫天地一氣也清濁相附而成天氣附地旋遶地體乘氣升降四遊者乃天道之自然以應乎四時地隨氣運不得不逐氣之移轉也詳損齋之論不知孰又為知天地者歟

氣運之盛衰乃陰陽一消一長也如春生秋殺夏熱

冬寒實天地不可易之理也大則一國小則一家至於一人一物莫不同軌人當此際皆謂之一定莫逆之數盛者縱奢肆婪衰者屈節亡恥更不思天道固已自然而我當竭人事修之於未然使其盛不過盈衰不至否則天人之道合矣正如春耕種而秋收斂則口腹充冬裘火而夏扇浴則寒暑避人若居盛戒謙存儉去奢思悔以保其福當衰則樂天守分去佞養德以避其禍此乃用人事以補天道之驗也又何國之興衰家之成敗而無少濟之道乎豈可從而指之為造化必然甘隨其喪敗哉

玉峯立先生者
盛代之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嘗述世史正綱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及他註述精詳備奥不減先儒又惡市井時俗汚下多作淫放鄭聲為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譜傳奇一本題曰五倫全備欲使閭閻演唱化回(赤)[奢]習振啓淳風其於先生心迹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哉是後於書肆中有賣鍾情麗集者首尾詩詞數百備序其開目之本末皆道男女私期密約之事其間形容其淫褻穢濫備至見者不堪啓目不知當日作者何顏舉筆書之

耶及觀其引則題曰王峯主人所作噫有是乎意恐他人僞作不然此詞以之追配八風之舞亦不忝矣

非敢擅為彼此宜待識達君子辯之

鼻陽也飲天之六氣口陰也食地之五穀氣以滋元穀以養血氣附血而固如天之附地血依氣而榮如地之依天血氣和而精生精氣堅而神爽一不能獨存兩不能禁止能禁者久視能存者神乎

目視太陽也非日火不能自照此離明外光也乃木火之交肝心之用神竅之所以受役者也耳聽少陰也非風氣而不能自通此坎暗內景也乃金水之交

肺腎之用精氣之所以受役者也然而此前兩端是皆體實而用虛外感而內應也鼻息少陽也非內氣之出而不能接外氣之入此雷風相搏也金木之交腦髓之用氣脉之所以受役者也乃生死之門乎口食太陰也非已之液不能滋外物之味此山澤通氣也水火之交脾胃之用肉血之所以受役者也乃成敗之基乎此兩端者是皆體虛而用實內感而外應也

識破塵圍知是土從前自笑用機深元來身事皆人事只有天心是我心此詩最可玩味

嘗謂蜾蠃者乃長腰黑黃小蜂也能負他虫入巳窠內鼓其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虫亦化為蜾蠃名曰螟蛉世人呼義子為螟蛉載諸簡冊古今通用而無較焉予昔壯年時有佳紙數幅置書架上一日予閒坐間見有此等二蜂飛遶紙卷兩頭出入孔中作如此之聲取紙展而視之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為窠有一青虫乃蜂含來他虫皆上負一白子如粒米以漸大其青虫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虫亦漸次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成蜾蠃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虫漸次死腐就為蜾蠃所食食盡者則穿孔飛去矣予

思此物常在梁棟間或墻壁高處作窠未嘗在紙卷中故前人未得其詳或恐世間別有蜾蠃螟蛉之重真能變化予所未見明者又當察焉

天陽輕清以依於地地陰重濁以附於天天氣也故生物以氣言氣伸為火氣聲為水水火淳正之交精神至真之合為萬物靈妙之源所以純一不雜也雲雨霜雪其驗也明矣地質也故成物以質言質成而有形形分而有像像異而有類所以各類其類而不同也山河土石其驗也明矣氣依質質附氣質感氣應妙合而精神凝命應氣授性感質成天命一理物

性萬殊所以生生無窮矣造化以陰陽為牝牡而生萬物萬物以牝牡為模範而各生其類雖草木虫魚禽獸人物其形性之不同而氣命豈有二乎陰陽乃五行混然之體五行乃陰陽漸次之用陰陽因動靜而無間斷之期五行因衰旺而有始終之限是故物有死生理無不在固命者欺修性者妄求知者在理乎

宋自徽宗以後與金元為敵國往往用兵不競常議和好而又終不能久以至於亡當是之時非無臣民建議但其各主和戰之宜得失不同其間亦有痛合

時宜者柰何將相乏人不知機權合變動與事乖間有一二知者又為奸愚掣肘勞勞百四十年終為和戰兩字所悞後之觀史者批曰金以和愚宋宋以和自愚至今三四百年以為一言以備不刊之定論而無異議者嗚呼自古有國家而非一統與人為隣者若非和戰將何以立和者躰也戰者用也和以養戰戰以衛和非和則戰不能止非戰則和不能定和不可先求戰不可輕舉和不取結怨之勝恤隣布信宜伸於未戰之先戰守之備當嚴於已和之後和戰不離乎體用強弱全在乎機權和不敢托為久安戰不

可逞其長勝屈強為弱反弱為強只在乎機權以戰取和以和止戰皆憑乎合變豈可分和戰作兩事耶蓋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而終始與人為隣國然而理勢之不同不可槩論且宋有國之初與遼為鄰遼本邊夷乘時竊據燕雲數州假勢盜名僭稱遼國與燕雲之民夷夏情殊氣異終懷彼此而太宗知此理勢可取不知帝王名分可成奉天吊民之道可立但乘一時平漢之勢勝之驕兵欲遂其志得乎故雖連歲用兵始終無益其於和之一字不當言也而契丹恒畏此舉後因真宗嗣立而乃傾國入寇意在先發治

人故有澶淵之役然寇準豈不知一戰而可復前烈乃以嗣君志弱姦佞簧鼓主和準但付之以浩嘆而已自此真成隣國和戰二事不可缺矣是後數君安於和好則大業不建使吾華民赤子終淪於左衽為他日金元憑凌中國之囚未必不由燕雲而始及至徽宗聽任大鼠細人幸隣有難背棄盟好屈尊不恥遣使泛海求虛利於夷外之夷而又事事毗方仰面告吾不愧獻遺而又更背盟納叛以致國破身囚殞生絕域其於和戰之宜安足用哉高宗之立與仇為隣君父在彼掌握戰則逼君父於危辱和則舉國聽

其指揮是以和戰又不可專斷也及其滅金之後與元為隣畫淮為界正強虜虎伏待隙之時其為宋之君臣正當守約保境養民蓄銳察機權之宜講和戰之利坐待其時此其志也然而強弱異形大小異勢此又不可勉強而冒也何乃先舉汴梁之役使彼得以籍口其於和戰終不可恃以至於亡嗚呼和戰豈能愚人人自愚也

漁翁樵夫皆人也因其樂而得名綸竿斧擔皆物也因其用而得名捕魚採薪人獲其實用是以名非實則無所本實非名則無所成吁天下之事未始有不

關乎名實而可立者然沛公項羽共尊懷王為義帝以臧悉秦沛公入其都擒其王吊其民義帝遇弑又能發喪討賊名實兩得此所謂先名後實也項羽火其都殺其王坑其民更弑其君此所謂有名無實也名實俱喪嗚呼世人務實用名者少貪名亡實者多天理無不在上人事不立於下徒枉然耳

理之為理其大矣哉乃天道之迹造化之基五常之本倫理之序百行之原人心之德得之為君子當生死則安處富貴則謹居貧賤則樂遇成敗則不較用之可以行道守之可以保生不得為小人當生死則

畏處富貴則淫居貧賤則憂遇成敗則失其常托之可以欺世變之可以濟惡夫理之體二五也世之知支干者多假托為用正如醫者察五臟六腑之所屬風寒暑濕得病之由用寒熱温凉鹹酸苦辣藥之性味以治之附之以五運六氣春夏秋冬應候之氣以驗之然人藥皆實理氣亦順此則近理者也又如星命之家以人生時日年月之支干配為四柱以定其貴賤壽夭之數以運限流年星辰宮位以取其吉凶成敗之端然而以虛合虛雖不出乎二五之妙其間附會頗多似與理礙更若風水婚元選擇之術雖各

取其支干生尅制化之宜趨吉避凶遠害就利之巧實皆以智慮而抗鬼神以人力而回利害豈待言攻其誕妄自見矣嗟呼天下大小衆事未嘗不以理言用此三者觀之槩可見矣

嘗疑閻王忠義生死不火移者是得天地正氣之極至者何乃屈為釋氏侍坐之神未嘗見人為其辯者予每感焉近因讀解州閻王義勇録御史廣德姜洪為序謂公天與義勇神質機智豪出萬人誓討漢賊名義甚正壯烈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其死也討賊之心未伸忠憤之恨未雪精氣游魂蒸薄太虚千載之下

人皆仰之為神豈不宜乎奈何為宋之佞臣王欽若陳之妖僧智顒各私附會言公之神嘗聽天師呼召遣使捨山建寺授戒護法鄙玷莫甚更兼俗傳見公降神討賊助兵投書挾人及諸怪誕每為腐儒録之簡策瀆之已至且以曹孫之雄虎視四海公乃覬若草界其正大通於天地浩然塞乎宇宙肯伏躬於異端耶予自讀此生平之疑豁然矣噫姜公能開正氣千年晦蝕之疑其於輔世之功大矣

天陽也其用也陰地陰也其用也陽故天之陰升降於至陽之間地之陽吐納於至陰之內自坤而至復

陽漸生於地中自復而至泰陽乃出於地上此天地交而生萬物之理也自乾而至姤陽消於地上自姤至否陽納於地內陰陽閉天氣升而地氣降此成物之理也然陽薄陰則繞而為風外二陽內一陰也巽之象也陰囚陽則奮抑為雷外二陰內一陽震之象也電乃雷之光乎陽和陰為雨為露乃泰之象也陰和陽為霜為雪否之象也其餘雹霾雜變皆陰陽不和之戾氣也

或問三教之說其分何分又謂一家其一何一而其間優劣可得品乎荅曰夫儒者循乎是理者也釋者

出乎是理者也道者迈乎是理者也豈得不謂之分乎雖曰各分其途而未嘗遠乎是理又豈得不謂之一家乎至若三教優劣之品若非真明是理者孰敢輕品其萬一耶

桑榆漫志終

讀書偶見

吳騏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婁縣　王朝恩　笙籙校

讀書偶見

吳騏篹（騏字日千江南華亭人明諸生入本朝隱居崑湖涇三旬九食有物色之者作鳳凰說見志有頗顯集）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竊以爲誅紂是武王時事伐奄以下是成王時事何以明之夫周克商以後大告武成取殘之外不及他國偃武修文放牛歸馬不聞周公專將在外有三年之久也書曰既克

商二年王有疾勿豫周公以圭璧請命于三王豈非三年之內周公實在京師乎武庚之叛三監讒親咸從之則異姓從者必多所謂飛廉五十國必于此時相煽動者也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伐奄之三年即東征之三年也孟子綜周公二十餘年相業而賅以數言後人涸爲一事吾攷諸詩書而斷其爲兩朝事無疑也

史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則周公未嘗至魯然吾于周公居東而以爲東即魯也傳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在魯北後以封齊商奄在魯東

後以封衛當武庚叛時商奄蒲姑五十國俱叛周公居東二年而後罪人斯得此時可居之地舍曲阜更何之乎彼鴻飛狼跋之詩雖幽風實魯風也

嵇阮脫略禮法縱酒跌蕩當時名教之士疾之如讐此其與太學風氣相去遠矣嵇康臨刑何得太學三千人上疏請以爲師乎太學求師必不求第一放達人此易知也時鍾會譖康于司馬公曰嵇康卧龍也公勿憂天下當憂嵇康此疏必會所僞作使司馬忌康得人心而必殺之耳夏侯太初以一坐皆起遂至不免情事亦頗相同鍾嘗截鄧艾表文改其詞句以搆成其罪又嘗僞

爲荀氏書以竊其寶劍生平慣作此等狡猾太學一疏必出其手可以理測也

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此言非也夫文王囚于羑里而伯邑考見殺于紂豈文王舍之哉伯邑考必無子何以知之以封爵知之周有天下大封同姓勾吳疏屬在數千里外遠求其裔而封之斷無文王嫡長孫而不封者也蔡叔以叛廢其子猶得列侯若伯邑考有子豈在蔡仲之後耶

唐以詩賦爲進士帖括爲明經明室專尚帖括三百年來俱明經及第耳烏覩所謂進士者乎

夫過貪者必并己所有而失之過忍者必自傷也驪姬不讒申生使得嗣位申生仁人豈不厚于其弟哉貪晉之富而忍殺申生晉不可得而兩子皆斃使不厚毒以賈患兩子貪邑與晉盛衰可也

鼂錯但不智耳心實忠于漢漢景未能取反者而夷其族也而先加于忠漢之錯何以爲人君乎袁盎辱國欺君死不蔽辜其欲斬錯而帝卽聽者魏其左右之也吳兵不退盎言不驗而置之不問亦魏其左右之也魏其修隙于錯而不顧國體非忠臣卒不良死殆天假手于田蚡也

太史公雅好友朋其序四公子及鄭當時袁盎魏其言及好客若津津有喜色如鼂錯趙禹孤立無交詞意多所不滿然太史公卒陷極刑者以朋友也

國史極詆景帝以爲昧子臧之節滋紾臂之謀此鄙儒諂裕陵之言非確論也夫帝王之業以安天下爲重耳正統失德身陷虜廷宗社將危以高皇帝視之此不肖子孫也景皇起而奠安萬國廟貌無恙以高皇帝視之此賢子孫也危社稷則變置正統自應廢景泰自應立況重以太后之命本非自立乎使景帝永年太子不夭承嗣歷服名正言順豈不勝于宋太宗哉且使當時無

景帝徐珵倡南遷之謀兆庶無自固之志一棄北京勢同土崩正統必不得南歸矣不深念安危大計而于事勢既定之後盡掩旋天轉地之功而責其不爲子臧寃哉

附張天師世家敘辨

龍虎山志三卷中有張天師世家序一篇云是宋文憲所撰文筆猥鄙絶不類文憲其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此數語支離之極請得而詳辨之國語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爲十二

姓青陽與夷鼓同已姓青陽卽少昊春秋莒國已姓卽少昊之胄也玄囂與蒼林爲姬姓祇緣國語文誤再稱青陽與蒼林故司馬貞正其謬誤蓋玄囂之孫爲帝嚳帝嚳姬姓與少昊之已姓截然分明無可疑者則青陽與玄囂不得混爲一人不得混爲一姓太史公言青陽有天下玄囂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然則出自姬氏當本玄囂不應承國語誤文也其云青陽氏第五子揮則尤無稽也夫黃帝爲盛天子其二十五子不知名者什八九無從考其先後長幼青陽降居江水事蹟甚少其生子次第見于何史乎且古稱揮作弓夷牟作矢言

其揲始耳絕不言其爲帝王之子也作舟作車功大于弧矢矣豈出于帝王家哉且夫揮作弓夷牟作矢益兩人也今盡以屬揮將何以置夷牟也從來制器之人不必盡精其藝故垂制竹矢而羿爲善射堯使垂共工羿司射各用所長也今張所云世掌其職者掌射乎掌造弓乎掌造矢乎掌張羅乎掌取禽獸乎周禮射則有射人造弓有弓人造矢有矢人張羅有羅氏取禽獸有山虞澤衡迹人張氏必不能兼舉數職則其所世掌者果何職也又云張氏主祀弧星夫天星與人事相應然爲其事者不必祀其星也宰相不主三台之祀將軍不主

天鈸之祀大理不主貫索之祀史官不主東壁之祀司農不主天倉天廩之祀造弓者何得獨主弧星之祀哉審如是則天市垣有斗斛尺度諸星必造斗造斛造尺者祀之由是而老圃祀匏瓜鬼薪祀芻豢城旦舂祀天糠擣鑿者祭天鑿鑿棺者祀哭泣擔糞者祀天屎又何不可歟彼蓋見晉宋主參商之祀及禱馬者祭天駟故傅會其說耳古者二十八宿與九州山川相屬主其山川之祀則亦主其星之祀晉主參星以國于夏墟故也非以爲一姓之榮也晉既主祀參星則參之屬爲旗爲旌爲狼爲弧皆祔祭矣豈得弧星獨不與祭而以待張

氏哉且張氏非侯國何得祭星哉卽如房星爲馬祖國家將用馬力則祀之此是朝廷命祀非一姓所可主也當時造父秦非子宸有功于馬裂土賜姓然未嘗主馬祖之祀也薛之皇祖奚仲以造車得封歷夏商周傳國宸久亦未嘗主輧星五車之祀也彼張氏何爲者哉又曰留侯良薨子不疑嗣不疑生興興生黙黙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千秋此尤誣妄之極夫漢室大司馬列在年表未嘗有張金也漢高臣百四十三人無封公者孝惠封三人呂后封十二人孝文封十人孝景封廿一人孝武封八十九人安得有所謂陽陵公也惟張安世

爲大司馬子千秋爲侍中然此是張湯之後史傳世系極明與留侯無涉何得改其名冒其爵亂其家世哉考漢書功臣年表留侯不疑坐殺故楚內史贖爲城旦自是以後爲庶姓者百有餘年宣帝元康四年凡列侯失爵者皆復其家於是留侯五世孫千秋家居陽陵爵爲公乘亦得預焉蓋陽陵邑中一公乘耳同時廢侯之家如隆慮周寵昌武單究高梁酈疥成陽吳意衍侯翟盱其裔孫皆居陽陵皆爵公乘使盡欲自稱陽陵公則景帝坏土可勝裂乎漢時發良家子爲兵大抵多有爵級所謂公士則步兵也簪裹則騎兵也公乘則得乘公家

之車者也匿乘字而冒稱公愚而自欺僞而無用徒爲天下笑殊可憫也昔姑蘇有張屠者臨殁語題旌者云子當爲我題一顯爵以爲身後榮其人許之遂題云贈太傅王文恪公東鄰張屠之柩今以公乘而自稱陽陵公千秋與大司馬之子同名而亦諱稱父金爲大司馬此與王太傅東鄰何異也又云張道陵中直言極諫科夫漢時舉直言極諫之士是詔羣臣薦舉賢士俾之陳言耳非如近世設科中式也惟鄉愚下俚觀演劇者乃曰蔡伯喈中狀元矣宋文憲博極羣書豈作此語哉又云和帝時召道陵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此尤妄也東

漢百官表以太傅爲上公位第一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茂薨因省自後每天子晏駕太子新嗣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不復置此古冢宰攝政之禮亦三公無人則缺之義也和帝初嗣位太后詔以鄧彪爲太傅百官總己以聽五年彪薨此時太尉張酺先皇師表司徒丁鴻四海重望序遷元輔猶跬步耳然以國有長君朝存舊典虛此一級莫敢少躋彼五斗米之符水方士何繇而膺此召乎且和帝方無恙何用此冢宰攝政乎鄧彪國戚元臣總理萬幾不過賜爵關內侯彼匹夫無秋毫功何得便封冀侯且封侯大典胡爲不載于史乎泰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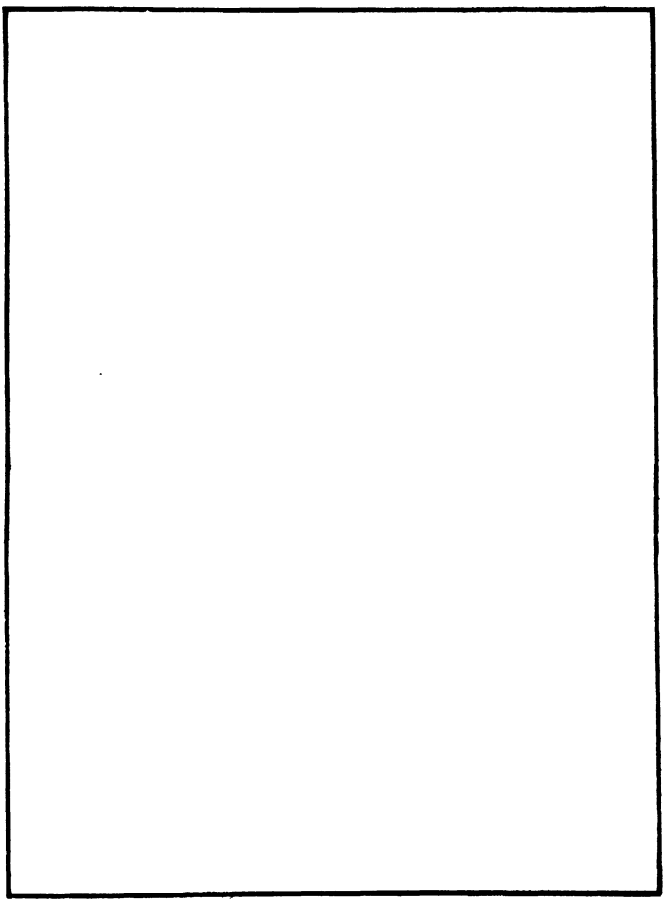
始杜門改元廣信張氏揑空序爵其間相去分寸而已又云留侯之後至唐時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此又妄也夫唐人所謂四十三望者謂合趙王耳北平侯蒼東陽侯相如任侯越博望侯驁富平侯安世安昌侯禹及燉煌張奐河間張敏襄國張禹河內張歆南陽張堪以及魏晉南北朝以來清河之宏彝讜烈吳郡之裕暢充融京兆之季珣范陽之弘策上谷之袞安平之載共爲四十三望而留侯一支亦有兩三望在其內耳若言盡由于留侯豈不誣哉敘言不疑次子高高生通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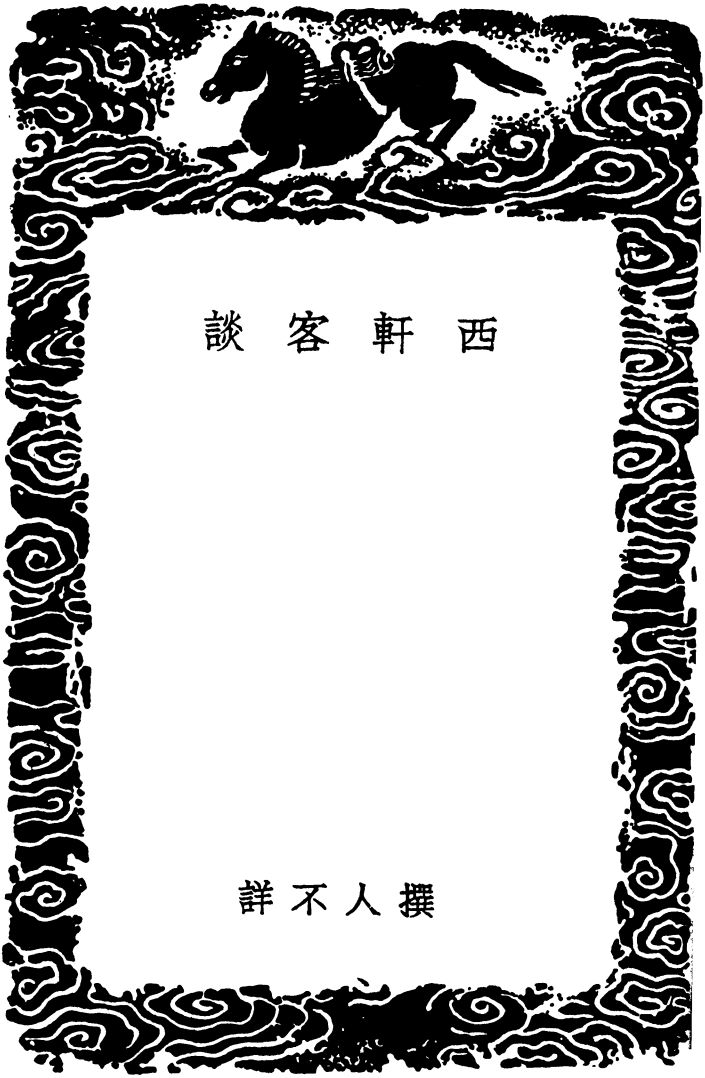
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綱綱生大順大順生道陵夫皓綱父子俱有盛名史有列傳傳稱皓爲留侯六世孫今序所列上距留侯六世似有合也然史載綱以漢安元年平廣陵賊明年卒年止三十六是綱生于安帝永初二年也敘稱道陵生于建武十年是綱未生之時道陵已七十四歲矣天下寧有祖未生而孫已七十餘歲者哉若云敘所言皓綱父子非國史所載皓綱父子則吾更有疑焉夫國史所載皓綱是留侯第六第七世孫也敘所言皓望亦是留侯第六第七世孫也留侯雖失爵然長嫡居京邑詔復其家徭發世世無所與

別支居犍爲位登三公勳名赫奕者數世至三國時蜀都亭侯襲乃綱會孫爲良十世孫是四百年間宗族未嘗流離譜牒未嘗散失也安得第六世有兩人同名爲皓其子又同名爲綱而晏然聽之者乎兩漢四百年間惟經王莽一亂餘多承平故舊家世系可考者多富乎侯遭王莽亂亦不失爵世祖復其封杜陵陳留兩望是也山陽張儉汝南張酺安定張軌則趙王耳後也留侯之後爲陽陵犍爲又有一支在河間爲別部司馬超而河間又有司空張敏則非留侯之裔當時未嘗相傳會也夫同一河間郡耳有爲留侯裔有非留侯裔而謂天

下四十三望皆出留侯非夢囈乎道陵父子國史無傳雖蹤跡在蜀不可懸斷爲何許人至魯則有傳矣傳曰張魯沛國豐人也夫魯三世居蜀而傳以爲沛國豐人蓋詳其家世著籍也則道陵固沛國豐人也陳壽一代良史也其傳張遼云遼雁門馬邑人本聶姓聶壹之後夫壽能知張遼四百年前家世必能詳知張魯百年以前家世其爲沛國豈有悞乎今序不言道陵里居而言其生于天目山夫道陵張氏符籙之始也富貴所由來也不能詳其著籍郡邑乃欲推原于五帝以前青陽氏之第幾子不亦愚哉總之天下事從實紀敘則條理分

明一有矯誣則弊漏百出張氏譜牒始於道陵顯于魯延蔓至今亦可謂世家矣必欲詭附留侯又欲詭附青陽氏作僞日拙醜態盡露此無他彼倖邀元人之爵而人明不革遂欲夸辭以諂頑孔氏黃冠矯誣其何足惟而吾獨深悲宋文憲之無罪也





西軒客談

撰人不詳

本館據今獻彙言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蜂蜇之毒能螫人然其一螫則其毒甚銳再則漸減人得而加害矣故人之智勇貴乎慎所發使人有所不能測可也苟發之不當毫無不顧其後之悔乎

春三月雖有時寒沍終是生育之氣居多秋三月雖有時融和終是肅殺之氣居多亦猶治世雖不能無一二分害民之事而自是養民之意居多民忘其害矣亂世不能無一二分恤民之意而自是害民之事居多民忘其惠矣

兩晉儘有人物非六朝隋唐可及但出非其時如冬月桃

李華不適於用為可惜也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惑時君既而鍊藥不成或服藥而速其至死者多矣其後金源氏之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可謂傑然不群者矣

有人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如堯舜之後不振夫子之窮顏回之夭與夫三代而下馬遷之刑揚雄之失節靜而思之在理則然否則不足為聖為賢得名譽於萬世也故昔人謂金榜若還無姓字玉都必是有仙名其此之謂與

金源氏應奉翰林文字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

豪閹低頭拜闍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開篋水陸并
顧必承彼言語必順彼情不如葦簷下飽我黎甿恭讀是
詩則於其人之所養可知矣近世欲求若是者不數數然
也每取讀數過殊覺神爽飛越漸漬於心而有餘味焉
室燃一燈洞照四壁室中凡所有者無不見也若以蜀錦
灯籠罩之則不見矣人心為物慾所蔽也亦然
魚日游泳於洪波鳥日翺翔於太虛不復自知其居於空
水也使知其飛於空則墮浮於水則溺何哉以其無心也
有心則費力
秦始皇帝將葬匠人之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其後為項羽

所發亦不見有所扞柜世傳唐時有民發南陽一古墓初觀墓側有碑斷倒草間字磨滅不可讀初掘約十丈遇一石門鋼以鐵汁用羊糞沃之累日方開開時箭發如雨射殺數人乃以石投其中每箭發輒投數十石箭不復出遂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劒又傷數人衆以捧擊之兵伏悉落見其四壁皆畫以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棺下金玉堆積方欲攫取俄而其棺兩旁颯颯風起吹沙撲逆人面須臾風沙大作埋沒人足壅至於膝衆驚走出門隨即塞一人出遲被沙埋死不知何術也始皇墓藏機巧殊不及此何耶

羽毛鱗介人見其為物自其同類視之未嘗不為人也如所謂烏衣國南柯郡之類是已昔唐太和間荊南松滋縣南有一士人寄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鼓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身約半寸葛巾策杖入門揖士人曰尔到無主人宜寂寞也其聲如蒼蠅士人素號有膽略見如不見其人乃登牀責曰獨不存主客之禮乎復咎案詬罵不已又覆其硯於書上士人心惡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俄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各長寸許曰真官憐君獨學故令郎君共論精奧何乃頻往輒致損害今可往見真官語畢又數人至將士人驅迫而行恍然如夢初不肯往

被其咬咂四肢痛不可忍曰女若不去必壞女眼言訖又四五人走上其面士人驚懼而隨出門行至東堂遥望一門小如竹篩將及其門不肯入復被其齧恍惚之際已入小門見一人峨冠當殿坐侍衛甚嚴坐者叱曰吾憐女獨學俾小兒往何乃致害今當腰斬遂有數人持刀攘臂迎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坐者良久曰彼既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門外矣及歸書舍殘燈猶在天明踪跡其處見有小穴蜥蜴出入焉遂呼數人發之深數尺有蜥蜴千餘石一大者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士人取蜥蜴積薪焚之次夕亦竟無慶亦異矣哉

昔人謂心有所主則不能動如北宮黝孟施舍皆心有所主故能不動每與客語國初人有慕城西承天寺浮圖絕頂所藏金銀佛像竊盜取者乃於昏夜閒寂之後擲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戕斧鑿而起乃急施鎚鑿以混其聲如是九三日夕既得已復繇而下自他人視之不勝股栗而彼則自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此與列子所論商丘開之意同

三皇之時為春康節此語極有味非精深不能道也早春之時雖草木萌動而氣象自是可觀及乎立夏氣既至雖時物暢茂然却殊不是這箇氣象了也所以康節誄三皇

詩為孟春天氣早晨時不惟春而復謂之孟春謂之早晨其旨深矣觀乎是則此老心胸為何如哉

唐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有而愚者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終身迷惑而不寤也此語不惟知佛亦可謂善學佛矣自韓愈以下九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先儒嘗言靜坐中須是有物方可謂當主乎敬是也如釋氏所謂不可坐向黑山鬼窟裏必須靠一念子老氏之法如守黃庭存蓮息意思皆一般大抵只要常存此心不要放釋一有不存不馳驚則落空也

前輩說作詩作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余意亦然謂如人之善飲食者肴歡脯醞酒茗果物雖是食盡須得其化則清者為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在為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了也故韓昌黎讀盡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彿於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

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釣魚以金碟盛餌羅几上俾群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誤人也設誤食一粒則已豈有食盡之理邪安石聞而銜之至神宗朝入相遂有祖宗不足法之說蓋謂此也安石於

學問文章儘有好處又觀諸其行乃心刻若是呼豈士君子所為哉

唐李商隱九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獺祭魚宋楊大年為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綴拾人謂之衲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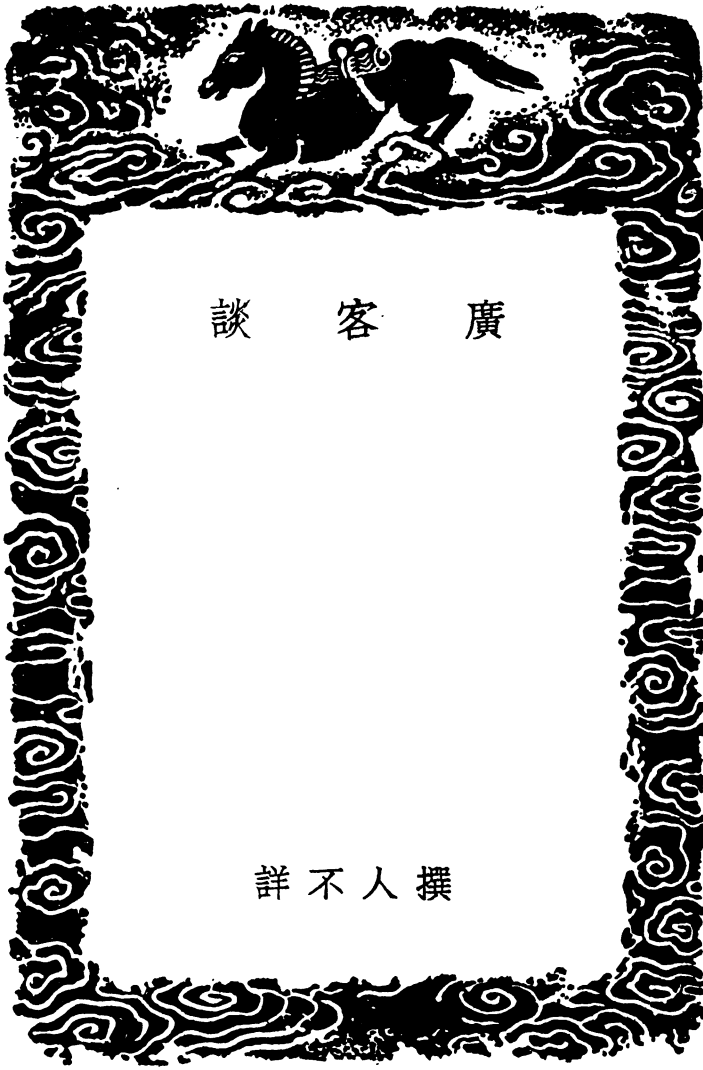
地理之說雖有其書謂能使人貧富生死余每未敢篤信其果能若是也且如近傳金源氏衰國人有善望氣者謂韃靼國有土山形勢雄偉王氣所鍾聚金信其說乃先求通好為韃靼入貢使者請曰他無所求惟得是山以鎮我土足矣韃靼笑其愚佯許諾金人於是大發軍卒鑿掘

運載抵幽州城北積而為山修繕極其精巧疊石玲瓏峰巒隱映松檜陰翳若天成引金河水至其後轉機運斡汲水至絶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然後東西流入太液池山有廣寒殿為楹凡七仁智殿在山半為楹三山前白玉為橋長三百尺直儀殿後殿在太液池中負抵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東靈囿珍禽異獸在焉是為金主游幸之所未幾鞬靼攻破燕城金人還汴矣推此其說驗否蓋有不攻自破者云

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漢法不得行其學力求歸田觀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木雨蠶老

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雉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魯齋雖不明言其所以求去之意託言乎此然而人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過是矣每讀是言未嘗不手舞足蹈而喜其有以同是心於百載之下焉

西軒客話終



廣客談

撰人不詳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廣客談

廣客談

予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坌先生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之坐予不敢坐屢辭之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予不敢辭遂坐

近年見徐氷之先生為江浙儒學提舉日客往訪之既退無問親疎貴賤必送之于門外客或有止之者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閾野雲廉公於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疎坌廬處道松雪趙子昂歌姬劉氏名解語花賓主盡歡劉氏折荷花左手持獻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松雪喜而賦詩誠一時盛事惜全集中不載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

手把荷花來勸酒妓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濠梁李升記

甫里沈仲說號存存垂年四十無子其妻鄒氏賢而有德因夫無子每憂之買一妾甚有姿容將以奉仲說仲說初不知一日歸其妻出其妾以拜之仲說因問妾姓何氏是何人之女妾不肯言其詳問之良久纔云是能醫卜范復初之女因父亡家貧母將妾賣身於此仲說惻然嘱其妻曰此女之父乃吳中名士吾之故人也豈可以此女為吾妾乎當如吾女養之即呼其母與媒約俱至就嘱之曰便可尋良親嫁此女其母拜而感之後擇一婿仲說備衣服首飾亦如已女嫁之至今吳中稱其德余遂書之可以厚風俗

龍廣寒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啓北牖舉壽

觴忽梅華一枝入牖香色絶佳人遂以孝梅稱之士大夫贈詩者甚多唯張存菊一絶最為人膾炙其詩曰南風吹南枝一白照萬緑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厥後孝梅年百有五歲猶童顏緑髮人以為孝感所致

黃子肅為翰林供奉人有以且耕亭求詩者黃贈詩曰萬里扶搖鶴未回荷鋤聊復此徘徊閑雲照水自舒卷幽鳥愛山時往來琴榻松風寒帶雨硯池花露碧生台且耕亭上春如錦想見班衣戲老萊蓋其人有親在堂乃遠遊奔競曠其家園故詩中意云爾詩以風詠為義賦其事而必有所關使人有以興起此子肅所以能詩也

吳逸谿名性誼　李人家貧力學明春秋嘗中江浙延祐丁巳鄉舉

先是忻居城廬手植牡丹一本多年未花是歲前臘月忽作一華頗色鮮美無異莫春時士大夫相率來觀者其門如市初亦未卜其休咎來秋八月吳公頎卿薦邦人榮之以為此花之徵向湛淵先生之居有竹一根上分而為二人皆異之遂賦雙竹枝詩未幾先生殁或者以為二子之先兆大抵物之變為怪未必皆瑞也

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為予記之朝之大夫士咸為歌詩翰林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尺戒樂全長得葆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三尺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龜筴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誠所不及夫以公之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於一節之記問猶惓惓服善如此世之寡陋疾才者聞此能無愧乎

吳江州人都居民沈氏日為屠酤之業元統年間有獄卒押桎梏者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人去揚州造城必死吾有金銀若干兩寄於汝回日共分之踰年畜豕數十口一目豕於圈中語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凡兩次因謂沈氏曰我是前寄金銀者女當速殺我賣勿論價必再生人世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桎梏一人來曰我當與汝為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於治家頗好讀書年五十餘元統二年來為吳興陰陽教後與予交今有子有孫為東溪稅户傳家不絕

嘗聞黃一峰先生云趙松雪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二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寫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能及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翁翰墨名重天下真欲追蹤晉唐

猶且服善不矜如此後之有小才薄技而妄自誇大者寧不有愧乎

福州鄭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堦墀上有眠屍形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蓋鄭在宋末莫年登科尋躋相位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飛輔之坊鄭當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其居民為過抑者遂自殺於清風堂堦下余游閩中親至其堂取水噀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為官豪所據子孫不絕如綫書脉遂斬然矣世之梗強可不知所鑒哉

歷代小史七十六卷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桑榆漫志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